

尊敬的諸位同學，大家吉祥。阿彌陀佛！我們課程進入第二週。第一週主要我們談到感應之理，在《太上感應篇》開篇的總綱就彰顯感應的道理，「太上曰：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」。所以惟人，他的心自己感召的，才感來善報惡報。所以善用其心，這個是最根本的問題。我們談到我們為什麼要學這一門課，用的心不同，結果也會不同。今天待會十一點十五到十一點四十五這半個小時，就可以請還沒有分享的同學，談談我們學這門課的目的是什麼；包含我們怎麼在學術界行菩薩道、該怎麼做，這兩個問題都牽扯到我們怎麼善用其心。

總綱之後，我們進入第二個部分，示警的段落，讓我們有所警惕。因為這個時代要靠倫理道德怕時間比較趕不上，因為學倫理道德人有羞恥心，恥於作惡，但是他要整個明白五倫八德之理有一個過程，一個深入解行的過程；而這個因果教育學了之後，他有敬畏心，他不敢造惡，起的效果快。所以周安士先生說的，人人信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；人人不信因果，天下大亂之道也。但是要让大家信因果，也得要有人去演跟說。演是從自身修身、齊家，乃至帶領一個國家得到吉祥，來表演出來，再說這些道理，人家非常認可、信服。所以我們每一個人也都要發願，自己能夠斷惡修善，然後在自己的身心，以至於自己的家庭都有非常好的感應、善報，也給這個世間人信心。所以我們示警當中也有一句總明，看了這一句，整個接下來都是在詮釋這一句。經文講到：

【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。依人所犯輕重。以奪人算。】

那代表天地有非常多糾察我們過失的神明。當然他們都是依人自己所犯所造的輕罪、重罪來，「奪」是除掉，「算」是百日，就是人的這種福祿壽，這些都會有所加減乘除。我們在《彙編》當中也舉到，《華嚴經》說到，我們從出生就有同生、同名兩個天人跟著我們、監察我們。

《彙編》當中在五十五頁，還舉到明朝汾州王用予的例子，他有因緣到了陰間去。其實能去的人都是有福報的人，因為他鐵定終身警惕，他就有受用。王用予他「為人厚重簡默，素奉文昌最謹，與里中結社」，在鄉里當中結文昌社。「每歲元旦，輪建醮壇」，這醮壇是道教祭祀神明的一個做法、儀式。「祈福於雲中山頂之文帝行宮」，在這個地方辦法會。「社中俞麟者，以孝謹稱，遠近皆負笈相從」，這個俞麟是以孝順、謹慎著稱，而且很多遠方的人，這個笈是裝書的箱子，負笈相從就是都來跟他學習。「又郁從周者，姿偉氣俊，議論風生，下筆千言立就」，辯才很好，也很會寫文章。「里中推服二子」，就是鄉里中都很佩服這兩個讀書人。

「正統辛酉元旦」，正統是年號，在辛酉年的元旦。「用予先期赴宮宿壇」，要辦法會，他先到文昌行宮來做準備，他就夢到文昌帝君升殿了。因為這個文比較長，我們這個課程只有四十個小時，成德就比較簡單來談一下。文昌帝君升殿，就很多各方的神都匯集過來匯報情況。因為送來很多考慮要錄取的這些榜單，「帝君一一披閱，每名下書一押，亦有躊躇不下筆者」，他要確認是不是錄取，也有一些他很猶豫，沒有下決定。然後他就交代各省的城隍，「速查陰德之家、仁厚之子，報名以換榜中未押者」。有一些是本來要考上的，但是因為可能做了一些損陰德事，就福報折損了，所以文昌帝君在交代，趕緊再查查，有沒有哪些人家積德厚，轉變了命運，可以錄取的。

這個王用予剛好都在旁邊聽，結果突然「殿內傳呼王用予入見」。王用予被叫到了，也是戰戰兢兢，就過來了。文昌帝君告訴他，「功名事，為天曹祕錄，未可輕泄」，不能輕易洩露，天機不可洩露。「因汝至誠，十餘年如一日，故召汝析之」，跟他緣分很深，覺得他很真誠供奉文昌帝君，而且十餘年都是一樣的態度，所以找他來其實是藉這個機緣點化他。所以佛菩薩、這些尊神都是慈悲來成就我們的。然後就提醒他：「汝祖父甚樸謹。」我們看到這些字，都可以反觀得受用。樸，很樸實，不虛華；謹是很謹慎。人一不謹慎，很可能就會造下大禍的事情，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所以謹慎為保家之本，當然也是保身之本。「自食其力，從無負人」，從沒有辜負人。所以我們答應別人的事情，也都要放在心上，不可以失約。當然，面對所有愛護我們的人，我們也要報他們的恩，不要辜負他們的付出。「已註爾前榜鄉科」，因為這個已經點出來，都是受到祖先的庇蔭，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。本來你是前榜，就是上一次就應該考取功名，「彰傳家忠厚之報」，彰顯你們家忠厚之報。「因汝平生遇神佛稽首」，去拜神佛的時候，「但默求功名如意」，其實這個根源是自我，自私了。「及妻楊氏病痊」，顧及的是情愛，希望自己的太太病可以痊癒，「白頭相保」，可以白頭偕老。「孀母在堂，並未祈佑一語」，孀母是指他的母親比較年輕就守寡，把他養育長大是很不容易的，可是他居然沒有為他母親祈求過一句話，其實也代表母親之恩還沒有能夠放在心上。所以這不是自己的福報，這其實還是祖先的福報庇蔭。因為你這樣的態度，「以此降爾兩科」，就是你延後兩次的科舉才上榜。其實這裡也提醒我們，可能我們所求不如意的時候，最要反省的就是孝道這一塊，百善孝為先。所以諸事不順因不孝，真孝了，「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無所不通」。而且還很具體告訴他，中在下一

次發榜的五十三名。「汝宜改行」，要改變自己的行持，要趕緊好好行孝，積極行善，「毋更觸天心」，不要再觸怒上天鬼神。「用予叩頭謝罪」。

「帝君又曰：同社周吉，今科本省解元也」，就是一個省的第一名是解元，舉人當中第一名。「時社中惟吉最恂懦，而文字復不勝諸人。聞之不勝愕然」。他一聽，他文昌社當中，周吉是比較恂懦，就是謹慎，稍微比較懦弱，而且他的文章一般一般，也不是很突出。聽了他就很驚訝，他緊接著就請教了，「因叩問中元之故」，為什麼是他中解元？「帝君曰：周吉父祖」，他的父親、祖父，「俱為士」，都是讀書人。「從無一字入公門」，就是他們三代人沒有打過官司。「從不姦淫一婦女。相沿三代，未嘗形人一短」，就是去張揚人家的短處，「暴人一惡」，去暴露人家的惡事。難怪剛剛前面說「彰傳家忠厚之報」，這是很厚道的人家。「且其曾祖作『百忍說』以勸人」，他的曾祖父做「百忍說」勸人，「感化者多」。假如有一個人感動，就影響這一個人的後代子孫，這是很大的陰德。「故其父子祖孫，以簡靜基福者六十餘年」，他們三代人以簡樸、清淨，積累了很厚的福報，而且時間長達六十年。「最上陰德」，而且是沒有去張揚自己，積的都是陰德，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。「上帝克嘉，註昌三代」，特別嘉許要彰顯他們家的這些陰德，所以他們三代都會發達。「今吉發元，特福澤之肇端耳」，只是他們家興旺的開端而已。

「用予復叩首云」，王用予聽完，應該是理解了，但是還有不解之處，馬上叩首請教：「同社俞麟、郁從周」，這兩個人是最被肯定的，「未審發科第否」，那他們有沒有考上？「帝君檢閱太原士子冊，色若不懌云」，這個懌是喜悅，不懌就是看了一下很不高興。然後說道：「俞麟應得一科」，他本來是該中的，「因事親腹

誹，且谿刻論人」，就是刻薄，講話很犀利，「不近情理，而妄以君子自命」，還覺得自己是君子的修養。「故黜其科」，就是奪取他的功名了，「使其窮年潦倒諸生間矣」，終年考不上功名，只是個窮秀才。「用予請問：何謂腹誹？帝君曰：彼於父母，言語舉動」，跟父母言行的應對，「心輒不然」，在言語應對當中，心裡有那種不以為然的心態，「但勉強不露聲色」，他沒有表現出來。「浮沉順之」，浮沉順之就是都是應付父母的。「真性日離」，人用應付的態度，好了、好了，知道了、知道了，當然這個在語氣當中還沒有像俞麟這樣，俞麟是不露聲色，剛剛那個語氣算是有不耐煩，但也都是應付父母。這些態度，真性日離，就是我們本有這種父子有親、知恩報恩的心，慢慢慢慢就愈離愈遠，被這些習氣覆蓋住了。「偽以相與」，偽就是很虛偽，來應對父母。「是視親如路人矣」，就把父母當作一般的路人而已。「假行竊名」，他這些行為都是言行不一，所以假裝的行為，盜取了孝子的名，因為前面講到他是以孝謹著稱。所以這樣的行為，「最撓神怒」，撓是觸犯，最讓神氣憤。「故爾罰之」，因此把他的功名削掉了。

剛剛這一段腹誹、谿刻論人、不近情理，其實在我們這一代人，我們假如不是從小扎根，又比較自我的話，要不犯這些過失其實也不容易。而王用予他有這個因緣到了陰間去，這個故事是非常珍貴的。其實帝君只是透過他這個緣，來勸勉我們全天下，以至於後世的人，甚至是讀書人，決定不能犯這樣的錯。我們就要反思在盡孝當中的態度，起心動念處，包含自己言語有沒有苛刻、有沒有近人情？「出言要順人心」，「柔和質直攝生德」，「怡吾色，柔吾聲」，「和顏愛語，勸諭策進」才對。

接著談到郁從周，帝君說他「生畀異才」，畀是給予，上天給了他很好的才能、稟賦，命中應該是二十六歲成進士，三十歲左右

應該升到中丞，四十五晉升到大司空，「兼領司農、司寇諸印」，這個官可能是宰相以下最大的官，「五十四以少保致仕」，少保是太子的老師。致仕，他是五十四歲告老還鄉，卸下公職。「至六十九歲善終」，這個福報算是相當大。但是他「緣自十七歲為諸生後」，他考上秀才以後，「恃才傲物」，很傲慢，對人事物看不上眼。「諧謔譏彈，語多湊巧」，他等於是這些開玩笑當中，人家聽了之後會覺得他思惟很敏捷，甚至於還會逗得大家都笑。但「冥司錄其輕薄口過」，因為這個言語當中，可能會有對人的不恭敬、輕浮，「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」，你看記得這麼清楚。「上帝震怒，註於陰惡籍中，悉除所有」，就是他造了那麼多惡，已經都記載。

「天地有司過之神，依人所犯輕重，以奪人算」，所以這個算到現在已經所有的福報都去掉了。假如他不知悔改，這個口過只要超過三千條，「將奪其壽算矣」。所以我們說祿盡人亡，他的福報折到最後了，即使他有六十九歲的命也會夭折，就走了。（從這裡我們就冷靜，現在很多年輕人、中年人猝死，看起來工作、地位都不錯，怎麼會這樣？這個也很可能他們命中是有福報，但是折損得太厲害。這些例子都值得我們警惕。）這是他可能要遭的禍患。「將錄其子孫入丐籍矣」，他會殃及子孫，子孫會變成乞丐。大家想一想，假如他沒有造這些口過，二十六歲就考上進士了，之後都是當那麼大的官。他假如又好好教育後代，那他這個家族不知道要興旺多長。結果你看，因為他一個人，不只害己，還把後代都給誤了。「傷天地之和，犯神明之忌，莫此為甚」，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，就是造嚴重的口過。「故其罪與殺生、邪淫等。爾輩慎之」，帝君也藉這個機會提醒王用予，你們這一輩都要慎重。

「良久」，過了一段時間，「又諭云」，帝君也是很慈悲，過了一段時間又繼續叮嚀到：「淫殺口過，絲粟有報，不待言矣」，

犯邪淫、殺業、口過，這些惡的行為再小，以後都會有報，這個就不再多說了。「但淫殺二業」，懂得自愛的人，「猶知禁戒」。「至於口頭訕笑，隨意譏彈，誅隱賊心，習矣不察」，這一段特別重要，這一段也讓我們想到《無量壽經》說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」。一般都是身口意，但《無量壽經》講口身意，可見得口業最難守，而且口業也會很容易讓心不清淨，就跟往生談不上，此生就很難不遭惡報。所以這裡分析到，因為口頭上開玩笑，隨意的諷刺他人，冥冥中我們的心已經愈背離真誠、背離厚道，習矣不察，因為習慣了，察不到。所以最後「究至言貌心胸，盡成輕薄」，我們的容貌、言語、胸懷，就不知不覺被這個習氣影響，變得輕薄。「鬼神悉記，兇惡相隨」，這個凶災惡報跟著很快就要現前。

其實念到這裡，成德也回想自己念初中、高中，當時候也不明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也是常常逞口舌之快，跟人開玩笑，這個想想也是造了不少罪業。所以現在講到這裡，今天晚上就要懺悔曾經犯過的這些過失，還有得罪的人。這個懺悔一來是懺罪，更重要的能夠提醒自己的心，不能再犯這樣的過。尤其是我們當生想要脫離輪迴，就不能再造輪迴因，隨緣消舊業，不再造新殃。

所以這裡感嘆，「向來福澤胎元」，本來是一個很有福報的人，「頓易為貧窮軀殼，可惜可懼」，非常可惜，最後走的這樣的命運。「汝當廣勸世人，鑒茲為戒」，藉由他這個緣，他明白這個真相以後，可以勸世人引以為戒。「毋煩吾簽榜時大費躊躇也」，不要再讓我每一次要最後定這些榜單，這麼猶豫難辦。「用予再拜而退，晨鐘驚寤，雞三唱矣」，這個夢醒過來，公雞已經三鳴了。「遂叩謝而援筆記之」，叩謝文昌帝君，趕快拿筆來把所聽聞的都記下來。「及秋榜開時」，確實「周吉果冠一省」，如他夢中所聽，「用予因佈此告世云」，公告給世間。這個故事就彰顯「天地有司

過之神，依人所犯輕重，以奪人算」的事實真相。

接下來這個六十頁的第三行故事，也讓人很深刻，我們也學習一下。宋朝光孝安禪師，他修行功夫很深，他在禪定中剛好見到兩個出家人在談話。「初有天神擁護、傾聽，久之散去」，他們一開始談話就感召很多天神來擁護，可能他們談的，接下來有講到散去，這天神後來慢慢的都走了。「俄而惡鬼唾罵，仍掃腳跡」，後來變成身邊有惡鬼給他們吐口水罵他們，就很厭惡他們的行為，而且他們走過的足跡還把它們掃掉，就特別討厭他們。不是人皆惡之，這裡是鬼都惡之。所以指人這個念頭真的會影響整個法界，影響身邊不只是人，連其他空間維次都會影響。「蓋二僧初論佛法，次敘間闊」，就是閒聊，一開始是因為談佛法，「末談利養」，就是談名聞利養。「夫談及世事，尚被鬼神瞋責」，談這些世間的名利，還被鬼神給責備，這是這個公案給我們的啟示。所以我們「不欣世語，樂在正論」，身邊的有緣眾生都得利；我們談世間這些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自私自利、貪瞋痴慢，還惹得鬼神的斥責。而且我們要謹慎，我們這個念頭一起來，就感召很多魔子魔孫的加持，所以愈談可能就收不了尾了。所以一談論佛法，得佛菩薩加持；一談論世間這些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就是魔王魔子魔孫加持。所以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，要弘揚正法，這是會震動魔宮，我們無始劫的冤親債主也會來障礙。所以一念不正，感來的阻力是非常大；一念正，感來的助力也是不可思議。所以差之毫釐，這個毫釐是一個念頭，謬以千里。接著又叮嚀：「況今人之身口意業，有不正此者。」這出家人只是談利養，就感召這個情況，而現在人造的身口意遠遠超過這些。「其為神瞋鬼責，又當何如？亦可畏已！」現在的身口業更重了，感召來的禍跟惡事就更多了。其實我們現在的人在看，寫這個話的可能是幾百年前的人，所以這句，況今人之身口意業



，我們可能又比他們那時候不知道嚴重多少。

所以真正深明因果，這個時代的人拼命往三惡道跳，甚至是往地獄走，我們看到這個現象，要自度度他，要大力去弘揚因果教育。而且弘揚決定不是在未來，我們當下就用這個菩提心在深入因果報應的教誨，就是功德。我們明白多少，現在就力行多少，那也是在給所有漢學院的同學們，甚至是所有漢學院的長輩、職工，你也在給他們做表率。所以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，那個作之君是以身作則，可不是說你地位高了才能作之君。佛法是圓融的、無礙的，我們在任何一個角色都可以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，我們都把那個精神展現出來。但是因為因緣、角色不同，進退的道理、角度也不同。比方說我們是晚輩，要作之君，那就是以身作則，做給長輩看，但不能用言說去指正。你是上，你可以，底下的人信任你，你可以指正，但是對長者最重要是多做少說。所以對上要感化，正己化人；對平輩是勸化；對下一輩是教化。所以孩子三歲、五歲，要好好教，家道嚴整，把他們的德行能夠樹立起來。當然對晚輩是教化，但是也不要執著這句話，假如這個晚輩已經十三、四歲，而且有牴觸心理，對長者也不是很認同，這個時候也不能講太多，甚至於還得是做給他看。

所以任何一句教誨我們要了解它的義理，了解它客觀的這些條件，可不能聽了之後又變成執著，「好，對晚輩就是好好教化他們！」存心重要、明理重要、柔軟重要，不然學什麼又著什麼相就麻煩了。所以佛門說五度如盲，般若為眼。五度是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再延伸開來，指一切的善行。但是這五度，盲是看不見。般若為眼，般若像眼睛一樣，代表這個有般若才是波羅蜜，到彼岸。布施有般若才叫布施波羅蜜，持戒有般若才叫持戒波羅蜜，這個才能夠到彼岸，才能出離輪迴生死。假如沒有般若，其餘

五度都是輪迴邊的福報事而已，出不了。但是般若就是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就是不能著相，不能產生執著點，不能在境界當中產生分別執著。自己已經是用分別執著的妄心了，自己不得受用，怎麼可能去利益到他人？所謂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，那我們就無有是處。所以一執成病，不能產生執著點。所以每一句法我們學了，用正確的心態，就有自受用；進一步，正己自然化人，就有他受用。我們看下一句經文，就進一步闡述，「以奪人算」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。

【算減則貧耗。多逢憂患。】

我們在這個時節因緣學習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應該是頗有感觸，因為這一段時間都是疫情，我們看到這個『多逢憂患』，我們現在也在這個共業當中。所以我們讀《太上感應篇》這一段，「以奪人算，算減則貧耗，多逢憂患，人皆惡之，刑禍隨之」，這個用黃念老的話，就是謹防業力發動。我們都沒有好好警惕、觀照自己的內心，等到這個身口意積到折損了自己一生的福報的時候，這個業力一發動，我們真的是招架不住。就像現在整個地球的共業現前，好多人也是很憂慮，然後很多國家的情況不容樂觀。就像《無量壽經》上說，「五燒五痛，久後轉劇。汝等轉相教誡，如佛經法，無得犯也。」這一句話佛也是提醒我們，要好好去告訴大家善有善報的道理、五倫八德的道理，讓人明理，不能捲進去這麼大的共業之中。所以現在這個時節因緣讓我們也是自我警惕，進一步「興大悲，愍有情」，能夠來宣講因果教育、宣講正法，才能根本化解地球上的災難。所謂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」，從因上解決，只有靠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所以我們期許，這一生就全心全意弘揚漢學、弘揚正法，其他各個行業不乏人才，這個弘法利生特別缺人才。就像老法師這時候感嘆，他一個人在海外弘法，每次回去就跟李炳

南老師說：「老師，你多培養一個學生吧。」提了好多次，最後李炳老說：「你幫我找學生去。」就是能真正發這樣的願不容易。所以諸位同學們要珍惜福報，就像我們現在本二，有十幾位同學一起，大家都是發願的人，能夠這樣一起這麼多年如切如磋，這樣的福報在世間也不多。老和尚在美國見到黃念祖老居士，那真的是那種高興，成德現在想想都能感覺到一點，遇到真正的同道中人。所以老人家每一年一定到北京去看黃念老。

我們看《彙編》講到，「自此至算盡則死，皆實言奪算之事也」，就是把以奪人算講清楚。「貧是無財，耗是家破」，這個貧耗，貧就是沒有財富了，耗是家破人亡。「多逢」，就是言不善之人處處會遇到「憂患」。「憂出於己」，心很不安，擔憂很多事情；「患生於外」，這個患就是災難，那就沒有安全感。

其實實在講，目前這場瘟疫下來，全世界誰覺得有安全感？只有一種人，就是深信因果的人、深信真理的人，他理得心會安，他知道共業當中有別業，他不操心。那可能很多人會說，「可能他也有前世造惡業，那他假如得病了呢，他心還安嗎？」真正明理的人，不是說順境的時候能安，逆境的時候都能安。就像師長老人家最近勸勉我們，你看這個災難來，就是提醒我們直接走念佛求生淨土橫超三界的路，不要留戀世間。真的災禍來，不要害怕、不要擔心，只要肯念佛，這個業報報了，我們去西方作佛。所以連災禍在念佛人來講也不是壞事情，它是送我們去作佛，那就事事是好事，沒有什麼好恐懼的。當然談到這裡，不是說大家不要謹慎，這個又聽偏了。一執成病，我們聽法不能聽偏、聽執著。我們今天謹慎，不是因為自己很怕死，人不能怕死，謹慎是不要因為我去影響到任何人，這才是慈悲、才是大局為重。《無量壽經》安我們的心，已經把最嚴重的情況都告訴我們了，「假使大火滿三千」，這個比瘟疫

還厲害，連這樣都不要擔心，「乘佛威德悉能超」。這個是「光中極尊、佛中之王」的願力來加持我們，不要擔心。

接著說，「蓋不善之人，其欺掩為神所窺」，不善的人他縱使再怎麼欺瞞掩飾，還是不可能瞞得過神。「故貧耗憂患，接踵而至」，就免不了這樣的果報。我們舉一個後面六十一頁最後一行的例子。「奉符令」，奉符這個地方的縣令「錢若愚」，這一位人士「姦險隱愎」。其實我們看《彙編》，用心看，每個字都不能滑過，都給我們很重要的警惕，這個人會得憂患、惡報，都出在心地問題：第一個姦，奸詐，不行；第二個險，陰險；第三，隱，隱就是欺瞞，不光明磊落；愎，固執，尤其當官還剛愎自用，那造的業大了，影響的人愈多造的業愈重。「早歲補官，在處多不成任」，就是他補上一個官職，到位之後往往都不到任期這個緣就變了，代表他的福報一直在折損，一直福報不能現前。「晚益困阨」，到了他晚年更加的生活困難，「子女淪喪」，子女也很淒慘，甚至都有早亡的，「衣食不繼」，整個家衣食都不繼。「因祈於神」，他等於是跟俞淨意公一樣，祈求上天降福，甚至於可能也寫了這個奏文，怎麼我會是這樣的結果？

所以從這裡看出來，人在連續得到惡報的時候，也不見得能反省，關鍵還是不信因果。所以為什麼師長老人家去受了具足戒，李炳南老師遠遠看著師長還要提醒他：「你要信佛，你要信佛！」所以信真理、信經典、信因果，也是很簡單的善根。「夢神曰：汝以罪惡奪算至此，尚苦貧耗耶？」你就是因為犯了罪惡，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。可能這個苦報還會繼續下去，甚至這個耗，他可能連命都要保不住了，怎麼還敢來祈福？接著下一句：

【人皆惡之。】

『惡』是厭棄。引了道家的「《玉樞經》曰：若人不修善業，

天必為之斬神攝魄，使之顛倒」。然後「人所厭惡，人所嫌害」，就很討厭他、很嫌棄他。這個真相我們也要反思，我們說這個人心神不寧，很可能也會跟造惡有關，就被斬神攝魄了。從這裡我們想起夏蓮居老居士給我們的一段法語，「天賜之福，先開其慧；天降之罰，先奪其魄」，跟《玉樞經》講的一樣。所以這些入境界的善知識，他們講出來也都跟儒釋道的經教相應，英雄所見大略相同。夏老提醒到，什麼是天開其慧？慚愧、奮發、改過，這是天開其慧；天奪其魄是什麼徵兆、什麼現象？悠忽，就恍恍惚惚，都沒有什麼志向；昏惰，沒有志向就變成每天消福報。沒有志向其實也是都不知恩，有知恩的人他就會報恩，報恩就是他的人生方向目標。悠忽、昏惰，就渾渾噩噩，很懈怠；自欺，就不承認自己的過；飾非，還會掩飾自己的過，這天奪其魄。所以剛剛那個例子，錢若愚他自己跟家庭都搞成這樣了，他還是自欺，並沒有承認，承認了他就不會又去跟神明抱怨。

這一段也是提醒我們，修行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，叫自我勘驗。就像我們學習都有月考、期末考，它是在檢查我們學的效果。同樣，我們修行是得力還是不得力、是提升還是墮落，這個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還要靠我們個人。勘驗，學的真的是有進步、狀態不錯，這個就好像《了凡四訓》當中說到的，「明須良朋提醒，幽須鬼神證明，一心懺悔」，這樣去勇猛的斷惡修善，「經一七、二七，以至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必有效驗」。我們前面還講到，半個月就會有感覺了，這個功夫就會覺得比較使得上力了。什麼現象？

「或覺心神恬曠」，心情愉快，心胸開闊；「或覺智慧頓開」，好像什麼事情一想可以想通，可以提起什麼經教、正念；「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」，處在很繁雜的事務，但是都很有靈感，很有正思惟，從容應對，都有好的心念跟方法；「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」，遇

到過去生算是比較結怨的因緣，這個瞋心反而能夠回轉反思、逆來順受，回瞋作喜；「或夢吐黑物」，夢中吐出不好的東西；「或夢往聖先賢，提攜接引」，夢到周公、夢到孔子，這好事，夢到師父，好事，師父來加持點化我們；「或夢飛步太虛，或夢幢幡寶蓋，種種勝事」，這個都是祥兆、瑞相，「皆過消罪滅之象也。然不得執此自高，畫而不進」，不能畫地自限。人一覺得自己很不錯了，這個就有這種慢心起來，就不能再提升，只能往下降了。這一句也告訴我們，不得執此自高，這個執就是不能出現執著，一出現執著，貪瞋痴慢就跟著上來了。剛剛我們提到般若為眼，都不能著相，一執會成病。

所以這裡也提醒我們，黃念祖老居士說進一退九，進一個退九個，是我們閻浮提的常態，退緣太多了；再來，進一步退了九步；第三個，進一步退九步的危險出現。以此自高的話，那就是進一步退九步的危險產生了。而且這個危險出來，他還不以為然，可能就誤了他一生，或者誤他三年、五年都有可能。這個執著一產生，除非遇到善知識破他的執著，不然當局者迷，就不容易了。可是要真的能遇到人家點撥，除非我們有聞過欣的態度，不然這樣的機緣也不容易出現。所以後面又舉了一個蘧伯玉先生他的心態，不斷的日日知非、日日改過，必然有好的感應，所以「古人改過之學如此」。

接著這一段也很重要，「吾輩身為凡流」，這句話我們肯用心去領受的，當下就有自知之明，我們是搞了無始劫輪迴的凡夫、凡流，不能傲慢。「過惡蝟集」，我們過去現在所犯的過失，就像刺蝟牠身上的刺那麼多，算都算不清楚。但是「回思往事」，反觀我們走過的路，「常若不見其有過者，心粗而眼翳也」。

其實看到這一段，成德自己也是寒毛直豎，也是出冷汗。這十

多年來在學習、在推廣傳統文化，很多時候都看不到自己的問題。後來經過若干年，才看到一些以前犯的錯，而且都很重。真的是覺得佛菩薩、天神慈悲，還沒有降罪於自己，可能都已經給很多人不好的影響了。所以想起來真的是戰戰兢兢，不敢辜負佛菩薩、神明的寬恕，得要確實是自己要戴罪立功。而《群書治要》說，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，也不容易。所以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見有過，就是自己沒有看出來問題在哪。其實假如自己沒有看出以前的錯，以後能不犯嗎？很難。所以我們常說要總結經驗，總結走過來的路。這一點，像李越老師帶領我們福州的團隊，他們辦扎根班，事前都一、二個月就準備規畫，辦班完都會全面檢討，以做為下一次辦班的一個很好的借鑑，這就是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這樣的態度可貴，這個都是成德要向他們學習的地方，這個也是落實普賢行。普賢行第一個，禮敬諸佛，所以對這件事，對每一個來上課的同學們都恭敬，不敢輕慢這件事，不敢輕慢任何一個人。然後廣修供養，總結經驗，這樣才能利益到來上課的人，才能利益到所有參與的人做得更好。所以普賢行就在我們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中，是一不是二，二就不是佛法了，佛法是不二法。所以回思往事，反躬自省，這個也是普賢行的懺悔業障。了凡先生提醒我們，我們不能見過那就心粗而眼翳，眼翳就是眼睛有病。

接下來這一段也就是提醒我們，我們修學假如不得力，也會有一些徵兆。「然人之過惡深重者，亦有效驗」，就是有一些證據可以觀察出來。「或心神昏塞，轉頭即忘」。念到這裡，成德現在這個現象比較多，但是很感謝大家，也感謝院長、漢學院的信任，讓成德來分享這一門課，好像轉頭即忘的現象比較改善，這個有佛菩薩加持。所以還是責任的承擔是成長的開始，就比較不容易懈怠。

「或無事而常煩惱」，我們就要真正理得心安去明理，不能常煩惱

。「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」，這個成德看了也頗有感觸，見到師長就好像不好意思，鐵定是自己做得很不足，還有很多錯誤之處，自己慚愧，就是自己也不好意思見到師長，愧對。但是有這個感覺了，自己是更深刻的去反省，不能產生因為赧然然後就不想去見師長，那就麻煩了。善知識的加持力很強，真的是可以消我們的罪業。還是我們還得多親近師長，「能親仁，無限好，德日進，過日少」。不能消沮，消極沮喪不好，這一消極沮喪，魔王得其便，麻煩了。「或聞正論而不樂」，其實這些現象都是我們煩惱心起來才會這樣。「或施惠而人反怨」，給人家恩惠，人家反而怨恨我們。「或夜夢顛倒」，所以作夢也是勘驗自己的一個機會點。「甚則妄言失志」，一談起話來就是比較消極、悲觀這樣。「皆作孽之相也。苟一類此」，假如我們身心有像剛剛那個現象，其中有一個的，「即須奮發」，剛剛夏老說的，要慚愧、奮發、改過，這樣就從禍轉成天要降福了。「舍舊圖新，幸勿自誤」，決定不能誤了自己這一生得人身、聞正法、了脫生死的機緣。

我們從《玉樞經》這段教誨可以反思到，在我們修學的過程當中自我勘驗是非常的重要。就像《玉樞經》所敘述的，像夏老所開示的，像了凡先生所提醒的，「不修善業，天必為之斬神攝魄，使之顛倒」，狀態愈來愈不好；「人所厭惡，人所嫌害」，人家不歡喜他，嫌棄他、迫害他。「今夫恨人之欺我者」，所以當一個人他遇到境界，人家對他不敬、欺負他，他非常的怨恨，就是心裡常常都覺得是上天對他不公平，人家都欺負他，有這種心態。接下來說的，「豈知天奪其鑑，令不逢世乎」，怎麼知道這可能是天，我們說降罪於他，所以他的整個心態偏掉，自己沒有反省判斷的能力了。其實假如是學過《太上感應篇》，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，愈遇到別人欺負他、對他不好，這個時候更要反省自己。但是假如沒



有這樣的心態，他這個人就會愈來愈偏、愈來愈怨天尤人，愈是這樣惡性循環，他就覺得處處不如意。令不逢世乎，我們人常常在那感嘆生不逢時，那個其實都已經落入埋怨當中了。

「自今有幸」，現在我們何其有幸，能夠明白道理，明白這個感應的真相。「當請易志洗心，從善去惡」，這勸請我們要轉變志向，當然就不要再去做名逐利、再去造作惡業。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從善去惡，「則天心仁恕」，上天是仁慈寬恕的，「不誅悔罪之人」，絕對不會降罪給懺悔罪過的人。則「前愆可贖」，愆是過錯，之前的過錯可以懺悔掉，可以贖罪，「後行可圖」，以後改往修來，《無量壽經》說「洒心易行，自然感降，所願輒得」，以後還是大有作為。「生知、困知，成功則一，萬毋自棄也」。這裡又提到《中庸》的教誨，《中庸》提到，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；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」每個人根性不一樣，但是只要他終於能夠醒過來，改過遷善，那都可以扭轉這個惡運、惡果，萬萬不能自暴自棄，不能隨順習氣。所謂回頭是岸，最重要的就是轉變錯誤的心態，不再抱怨，能夠反求諸己。「萬毋自棄」，這個也讓我們想到《中庸》說的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」，能下這樣的決心，相信一定可以改掉習性，改造命運。

接著這一段註解也很重要，「行惡之人，人人厭惡。蓋公道在人，亦其良心本善處」，人的良心都是與好善相應，然後都是對於惡事是不認可的。而「但望推此一念」，能夠推此良心本善處，就是人時時，我們說憑良心的話，「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」。就像孟子說的，仁義禮智是人之四端，「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」。所以我們這個良心本性起作用了，那就能夠見善如不及，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；見不善如探湯，見到不善的，就像去探那個滾燙的湯

，一下子就縮回來，不願意違背良心。「自勉於有善無惡之地」，就是期許自己能往純淨純善的境界去努力。

「若徒疾人之惡」，這個提醒就很重要了，若只是很討厭別人造惡。所以我們說羞惡之心，是人的良知，對於惡事本來他就不願意去做。但假如我們落成嫉惡如仇，那用佛家講，這個瞋恨心就太重了，都是非常嫌棄人家惡，「而不去己之惡」，但是不去掉自己的惡，「豈免又為人惡哉」。就是說，假如我們都是變成都在嫌棄人家、討厭人家的惡，而不去掉自己內在的惡或者自己的習氣，事實上我們本身就已經常常都是自己的習氣在做主了。常常見人家惡，我們的對立情緒、脾氣就會比較大。最後這句「豈免又為人惡哉」，到時候變成，我們半斤笑人家八兩，那鐵定人家也批評我們，看我們笑話。而且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講到「憫人之孤，容人之過」，這個有味道，這個就是孔子說的恕道。

憐憫人家造惡，因為「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」。像我們深信因果，他的行為不好是結果，必有原因。哪一個孩子出來凶神惡煞？都是很可愛，都是赤子之心。可是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他的家庭教育、成長背景、成長環境不好，他才墮落。我們時時都要堅信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然後包容、憐憫人家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。

而從人情事理當中來看，我們今天假如不能調伏自己的貪瞋痴慢，要去責備別人貪瞋痴慢，人家是很不服氣的。所謂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才能非諸人。我們沒有了這些習氣，再去勸勉別人，人家才能夠心服口服。而我們今天沒有明明德，很難親民；我們今天沒有能夠不見世間過，那要讓人家佩服也很困難。所以六祖大師說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，這個非常重要，但是這一關確實也不容易過。

所以我們祖師慈悲，蕩益大師有一段法語講，「內不見有我，

則我無能」。這個內不見有我，就是不要執著這個身是我，執著之後，就有自己的這種受想行識，自己的感受、思想，然後我喜歡什麼、我討厭什麼，這種感受、思想就相續不間斷，愈來愈覺得這個身是我，這個感受是我的感受。甚至西方人講一句話，「我思故我在」。成德以前在教科書裡面也都讀過這句話，這句話在西方是很偉大的一句話。用佛家來講，我思那個思是什麼？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。故我在，什麼在？妄心做主。所以我們何其有幸，遇到佛法，徹底覺悟之法。怎麼恢復本性？要捨識，捨掉妄想分別執著的這種情識。第六意識分別，第七意識執著，第八阿賴耶識落印象，這些都要放下的。真心離念，要慢慢放下這些分別執著，自性才能恢復。我們很喜歡想，結果那個想又都是分別執著，愈想愈分別、愈想愈執著，那離真心愈來愈遠。所以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，起心念佛，方名始覺」，「始本不離」，就是你這個佛號一直不間斷，這個分別執著進不來，始本不離，才能直趨覺路。這是一個微妙之法，因為讓我們不起心動念、不分別執著太難了，很難很難做到，沒念頭做不到；用這一念抵一切妄念。我們太難不執著，阿彌陀佛慈悲，就讓我們執著這一句萬德洪名，但其他不能執著。而這一句萬德洪名，又含有阿彌陀佛果地當中的圓滿功德，所以叫萬德洪名。所以這個真的是第一法門，太善巧、太慈悲、太圓滿！但是這個法門唯佛與佛乃能知，這是佛果地上的境界，菩薩、聲聞、緣覺也說不清楚，因為那不是他們的境界。「如來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開示。」

所以蕩益大師講的，「內不見有我，則我無能」，就是不要執著這個我執。我們念念為他人著想，這個貪瞋痴慢就沒有基礎了。瞋怎麼來的？貪，貪不到了，「你怎麼可以不照我的做！你怎麼可以沒顧及我的需要！」瞋就上來了。那都是念念為他人，真正為他

人才是真正為自己。所以為什麼《了凡四訓》當中說的，「公則為真」，「私則為假」。你為公，因為真正的真相，我們真正的我是法身，一切法就是我的身，叫法身，所以一切眾生都是我們自己的心變現的，怎麼不是我？可是我們現在就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這個身見破不掉。所以佛家比喻的，我們本來是大海，現在誤以為一個小水泡是我。把這個水泡打破，它這個水泡就回歸到本來的大海了。所以祖師有一句話講，「人生似瓦盆，打破了方見真空」，這個真空就是真我。那瓦盆打破了，瓦盆在哪？它跟虛空不就是一了嗎？人真正無私無我了，他就恢復本來。所以「以虛空之心，發虛空之願，行虛空之行，證虛空之果，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」。這個法語都很有味道，但是要做到不容易，可是這樣的法語，我們真正在煩惱當中一讀它，講的是事實，就比較容易冷靜下來。

「內不見有我，則我無能」，這個我執才不會又作祟了。「外不見有人，則人無過」，哪有內外？全部是自己的心現識變，我們現在是產生了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才有這些對立、分別。所以外不見有人，他了解整個都是自己的心現識變，哪有內跟外、哪有你我他？既然沒有他人，那他人哪來的過？根本是自己的心錯了。所以「一味痴呆，深自慚愧」，那就真正知道都是自己心現識變，自己錯了。這個一味痴呆，就是不要再自作聰明，不要再任自己的這些貪瞋痴、分別執著的念頭相續了，就要老實一點，只此一生做痴漢，不要再自作聰明，老實聽話、老實念佛。深自慚愧，為什麼我會輪迴？自己無始劫來都是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，深自慚愧。「劣智慢心」，粗劣的小聰明，傲慢的心，這個見人過也是我們的慢心。「痛自改革」，這個四大煩惱，我見、我慢，都要痛自改革，痛下決心，才可以調伏得了。真的得要發勇猛心，立決定志，不顧生死，不計成敗，才可以漸漸調伏。

這個是蕩益大師的慈悲，用法語護念我們，不能落入見人過。包含《論語》，孔子也藉由子貢的例子在提醒我們。「子貢方人」，剛好在批評人。孔子說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他提醒學生，你是很賢德了嗎，怎麼有資格去批評人？假如是我，我根本沒有那個時間。就孔子這一句話，也道出了一個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，真正向道的人，根本對治自己的問題時間都不夠用。這個夏老他修學過程的領悟也跟孔老夫子完全一樣，夏老說的，真正學道之人，「無剪爪之暇」，連剪手指甲的時間有時候都拿不出來，忽略了，「安有功夫說閒話？」所以我們珍惜這些教誨，對治我們菩提道上的這些挑戰，關關難過，關關要過，這個不見世間過就是一關。整個《太上感應篇》每一句可能就是一關，都是我們無始劫來帶的習氣，這個我們之後再來探討。

後面舉的一些例子，這些都是弄權一時、淒涼萬古之人，百姓都很厭惡他們，因為都被他們迫害。最後他們也都下場非常的淒慘，而且殃及子孫，甚至於生生世世都還在酬償業報。下一句：

【刑禍隨之。】

「刑，是官罰。禍，是天殃。隨，跟定不離之意。太虛真人曰：人若遇我以禍，我以福往，則福德之氣，恆生於我」。這一段法語有味道，這個就像老法師開示的，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」，人家惡意向我們，我們還是善意對他。那福德之氣，恆生於我，就是自己的磁場都是太和之氣。現在科技發達，照人家就可以照出這個人的光，每個人身上都有光，但有的光好、有的光不好，像這個他的光就很好。接著說，「害氣重殃，自生於彼」，對方他惡心惡念，遭殃的是他自己。「茲言刑禍，隨定惡人，即害氣重殃，恆在其身」，所以人他時時都是惡的心念、態度對人，那他惟人自召，他磁場不好，感來的一定是不好的人事物果報，這個是刑禍就隨著他

。所以這個隨，其實也是召來的，惟人自召。

「《華嚴經》曰」，這一段《華嚴經》的話，也都點出我們在無始劫輪迴所染上的習染，也要一併都能夠調伏。《華嚴經》講到，「閻浮提內，五濁眾生，不修十善，專造惡業，殺、盜、邪淫，妄言、綺語、惡口、兩舌，貪、瞋、邪見，不孝父母、不敬三寶，更相忿爭、互見毀辱」，我們隨文觀照，就不幹這樣的事。「任情起見、非法謀求。以是因緣」，以是因緣，就是造了這些惡因，感什麼惡果？「刀兵、饑饉，疾病、死喪，人禍、天刑，種種受報」，種種受報就現前了，所以叫『刑禍隨之』，還是因為這些惡業。「由此而言，可見總是自業所招，非由他作」，跟別人沒關係。「然趨避介於一念，堂獄只在目前。若果有人，實修諸善，而得惡報者，必無是處」，那就不可能的，鐵定善有善報，不會偏差。所以最後這一句就彰顯出來，天堂地獄一念之間，就看我們心念是趨向哪裡，你趨向天堂，自然就避開地獄；你趨向地獄，那天堂就愈來愈遠了。所以心淨佛土淨。

接下來舉了一個刑禍隨之的例子。「漢梁統，乞增重法律」，他上奏要把法律加重。「朝廷不從」，朝廷沒有聽從。「統後夢神曰：雖幸朝廷不從爾言」，沒有聽你的話，「陰府已錄爾過」。這個跟衛仲達是反面的例子，衛仲達是為了百姓；他這個是把法律加重，那百姓可能就要受苦，這個雖然朝廷不從，也記他的過了。「爾今欲以刑毒人」，你當前想要用刑罰來毒害人，「子孫之報，能免乎刑哉！」這叫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」，你這個刑罰本來是會去害到百姓，但是你這個惡念回來，反而是報在自身跟子孫。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，你既然種了這個惡因，那也很難免惡果了。

「統子皆死於非命」，都不得善終。「至冀」，更嚴重的，到了梁冀，「罪惡愈深，竟滅族」，最後他們梁家居然被誅族了，這個造

的罪太嚴重了。其實我們看，確實跟後代子孫是分不開，相連的。所以，連到哪裡投胎，這個也是磁場的交感，統統是感召的。

最後還有一個例子，「劉甲，凡與人交，必有禍。」他一跟哪個人相交往，那個人就會有禍事出現。「王建未信」，王建不相信，「延之談」，邀請他來談話。「未終日」，之後不到一天，「建遂失火」，王建家裡就失火了。他本來說，我才不相信呢！真的是這樣。「因目為鵩鵩」，鵩鵩就是很凶惡不祥的鳥類，「見之無不速避焉」，見到他就趕快躲避。所以這個例子是更厲害了，這刑禍隨之不只是造惡的人，還殃及他身邊的人，所以說磁場不好。

漢「枚乘曰：福生有基，禍生有胎」，福能現前是有它的原因，禍會造成也有它的根源。「納其基，絕其胎」，其實這個就是從根本修，從根本去斷惡修善。「禍安從來？旨哉！」那禍怎麼可能會來？「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」，就不會再長了，這個講得非常透徹，旨哉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